

民國滬上初版書·復制版

白話本國史二

呂思勉 著



上海三聯書店

民國滬上初版書·復制版

白話本國史二

呂思勉 著



上海三聯書店

『五四』時期及其後的一段時間裏，中國幾乎變成了世界學術的縮影，各種主義、黨派、學派、宗教紛紛傳入，形形色色，應有盡有。一個時間，中國歷史上出現了春秋戰國以後的又一次百家爭鳴的盛況。在學術思想界、文化教育界，產生了許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，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。

武進呂思勉著

白話本國史
二

呂思勉著

自用
適修

白話本國史二

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初版

第二篇 中古史上

第一章 秦始皇帝的政策

三代以前的世界，是個封建之世；秦漢以後的世界，是個郡縣之世；其情形是迥然不同的：中國成一個統一的大國，實在是從秦朝起的。所以秦朝和中國關係很大。

郡縣之治，咱們現在看慣了，以為當然的。然而在當時，實在是個創局。咱們現在，且看秦始皇的措置如何。他的措置：

第一件，便是自稱皇帝，除去諡法。這件事，便在他初併天下這一年。他下了一個令，叫丞相御史等議帝號。他們議上去的，是「臣等謹與博士議曰：古有天皇；有地皇；有秦皇；秦皇最貴；臣等昧死上尊號，

王爲「秦皇」；命爲「制」；令爲「詔」；天子自稱曰「朕」；他又叫他們去掉一個泰字，留了一個皇字，再加上一個帝字，就成了「皇帝」二字；其餘便都照博士所議。不多時，又下了一道制道：『朕聞太古有號無諡；中古有號，死而以行爲諡。如此，則是子議父，臣議君也，甚亡謂。朕弗取焉。自今已來，除諡法；朕爲「始皇帝」，後世以計數，二世三世，至千萬世，傳之無窮。』

第二件，便是廢封建，置郡縣。這時候，天下初統一，人情習慣於封建，六國雖滅，自然有主張新封的。所以初併天下這一年，就有丞相綰姓王等奏請：『六國初破，燕齊荆地遠，不爲置王，無以填之。請立諸子，唯上幸許。』始皇下其議。羣臣皆以爲便。獨有廷尉李斯說：『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，然後屬疏遠，相攻擊如仇讎；諸侯更相誅伐，周天子弗能禁。今海內賴陛下神靈，一統皆爲郡縣。諸子功臣，以公賦稅重賞賜之，甚足易制。天下無異意，則安寧之術也。置諸侯不便。』始皇也說：『天下共苦戰鬪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賴宗廟，天下初定，又復立國，是樹兵也；而求其寧息，豈不難哉？廷尉議是。』於是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，置「守」「尉」「監」。守是一郡的長官；尉是幫守管理一郡的軍事的；監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御史。中國郡縣的制度，到此才算確立。

第三件，便是收天下的兵器，把他都聚到咸陽，銷毀了，鑄做「鍾」「鐻」和十二個銅人；當時還是以銅爲兵。每個有一千石重。

第四件是統一天下的「度」「量」「衡」和行車的軌和文字。

參看第一編第十章第二節

第五件是把天下的富豪遷徙到咸陽來，一共有十二萬戶。

這都是初併天下這一年的事，後來又有「焚書」「坑儒」兩件事。

「焚書」這件事，在前二二四年。他的原因，是因為始皇置酒咸陽宮，博士七十人前爲壽，有一個僕射周青臣，恭惟始皇行郡縣制度的好處；又有個博士淳于越，說他面諛；而且說郡縣制度，不及封建制度。始皇下其議。丞相李斯，便把淳于越駁斥一番。因而說：『諸生不師今而學古，以非當世，惑亂黔首。』又說：『他們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；人聞令下，則各以其學議之。入則心非；出則巷議。夸主以爲名；異取以爲高；率羣下以造謗。如此弗禁，則主勢降乎上；黨與成乎下。禁之便。』因而就擬了一個「禁之」的辦法：是「臣請史官，非秦記，皆燒之；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，悉詣守尉雜燒之；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；以古非今者族；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爲城旦。——所不去者，「醫」「藥」「卜」「筮」「種樹」之書；若有欲學法令，以吏爲師。」秦始皇許了他，燒書的事情，就實行起來了。

「坑儒」的事情，在焚書的明年。是方士引出來的。當時講神仙的方士，頗有勢力，秦始皇也被他

惑了，便派什麼齊人徐市，發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；蓬萊，方丈，瀛洲。又派什麼燕人盧生，去求羨門高誓，仙人的名。鍊「不死之藥」。這些事情的無效，自然是無待於言的。偏是這一年，盧生又和什麼侯生，私下談論始皇說他『樂以刑殺爲威』、『貪於權勢』、『未可爲求仙藥』。因而逃去。始皇聽得大怒，說我燒書之後，召「文學」「方術」之士甚多。召文學之士，要想他們『興太平』；召方術之士，要想靠他們『求奇藥』；很尊重賞賜他們。如今不但毫無效驗，而且做了許多「姦利」的事情，還要「誹謗」我。因而想到，說諸生在咸陽的，有『惑亂黔首』的事情。就派個御史去按問。諸生就互相告發，互相牽引，給他坑殺了四百六十多人。

這幾件事情，其中第二第四兩件，自然是時代所要求。第三件：後人都笑他的愚，然而這事也不過和現在「禁止軍火入口」「不准私藏軍械」一樣，無甚可笑。第五件：似乎暴虐些，然而這時候，地方舊有的貴族新生的富者階級，勢力很大；要是怕亂，所怕的就是這一班人。——後來紛紛而起的，畢竟是六國的王族和將家，占其多數；否則就是地方上的豪傑，並非真是『甕牖繩樞之子，牯隸之人；遷徙之徒』。可見地方上的特殊勢力，原是應當剷除的。——漢高祖生平，是並不學秦朝的政策，然而一定天下，也就「徙齊楚大族於關中」，可見這也是時勢所要求，還沒甚可議之處。最專制的，便是第

一件和「焚書」「坑儒」兩件事。爲什麼呢？「皇帝」是個空名，憑他去稱「皇」；稱「帝」；稱「王」；稱「皇帝」；似乎沒甚相干。然而古人說：『天子者，爵也。』又說：『天子一位；公一位；侯一位；伯一位；子男同一位；凡五等。』可見天子雖尊，還不過是各階級中之一，並不和其餘的人截然相離。到秦始皇，便無論「命」「令」「自稱」都要定出一個特別名詞來，天子之尊，真是「殊絕於人」了。『太古有號無諡』，自是當時風氣質樸；並不是天子有種權利，不許人家議論。到始皇，除去諡法，不許『子議父』，臣議君，才真是絕對的專制。焚書這件事，不但剝奪人家議論的權利，並且要剝奪人家議論的智識。——始皇和李斯所做的大事，大概是「變古」的；獨有這件事，是「復古」的。他們腦筋裏，還全是西周以前，「學術官守，合而爲一」的舊思想，務求做到那「政學一致」的地步；人人都要議論，而且都有學問去發議論；實在是看不慣的。「坑儒」的事情，雖然是方士引起來，然而他坐諸生的罪名，是「惑亂黔首」，「正和「焚書」是一樣的思想。這兩件事，都是「無道」到極點的。

以上所述的，是秦始皇對內的政策；他的對外，還有兩件事情。

其（一），是叫蒙恬去斥逐匈奴，收取河南的地方。如今的河套於前二二四年，修築長城，『起臨洮，

迄遼東，延袤萬餘里。』

秦始皇這一道長城，是因著戰國時的舊址連接起來的；並不是一時造成。他所經的地方，是在如今河套和陰山山脈之北；東端在朝鮮境內；也並不是如今的長城。

其（二）是發兵略取南越的地方，把他置了南海（如今廣東的南海縣）桂林（如今廣西的桂林縣）象（在如今越南）三郡。又奪

了句踐的子孫的地方，把他置了閩中郡。（如今的福建）秦始皇的武功，有一部分人也頗恭惟他。然而這也不

過是時勢所造成。——中國國力，發達到這一步，自然有這結果。——無甚稀奇。不過「北限長城，南逾

五嶺，」中國疆域——本部十八省——的規模，卻是從此定下來的。——後來無甚出入。

秦朝所以滅亡，由於奢侈和暴虐。他滅六國的時候，每破一國，便把他的宮室，畫了圖樣，在咸陽倣造一所。後來又在渭南造一所阿房宮。史記說他的壯麗是「東西五百步；南北五十丈。上可以坐萬人；下可建五丈之旗。」又在驪山（在如今陝西臨潼縣）自營萬年吉地。單驪山和阿房宮兩處工程，就要役徒七十萬人。還要連年出去「巡遊，」「刻石頌德。」——封泰山；禪梁父。又要治什麼「馳道。」他又自推「終始五德之傳，」說周得火德；秦得水德。水德之始，應當嚴刑峻法，「然後合五德之數。」秦國的刑法，本來是很野蠻的；再經秦始皇有意加嚴，自然是民無所措手足了。

第二章 封建政體的反動

第一節 豪傑亡秦

秦朝吞滅六國，人心本來不服，加以始皇的暴虐和奢侈，自然是思亂者衆。不過給始皇的威名鎮壓住了，一時不敢動；始皇一死，自然一聞而起了。

前二二一年，秦始皇出遊，回去的時候，走到平原津，

在如今山東的德縣

病了，到沙邱的平臺宮，

在如今河北的邢臺縣，就

一命嗚呼。秦始皇有好幾個兒子，大的喚做扶蘇，是相信儒術的；看見秦始皇坑儒，就不免諫了幾句；始皇不悅，便叫他到上郡去監蒙恬的軍。小兒子胡亥，這一次，卻跟隨始皇出來。始皇病重的時候，寫了一封信給扶蘇，叫他到咸陽去迎喪即位，這封信寫好了，還沒有發，給一個宦者趙高知道了。原來這趙高，是教胡亥讀書，又是教他決獄的；胡亥很喜歡他。這時候他尙了「符璽」，這封信自然在他手裏過。他就去勸丞相李斯，要造封信，廢掉扶蘇，改立胡亥。李斯起初不肯，經不起趙高再三勸誘，他又說：『秦國的宰相，沒有一個能善終的。你如今立了扶蘇，他一定相信蒙恬，你一定不得好好兒的回去了。』李斯聽了這話，不覺心動。就彼此商量，假造一封詔書，賜蒙恬扶蘇死。一路祕不發喪，回到咸陽，才把秦始皇的死信，宣布出來；擁立胡亥，做了皇帝，這便是秦朝的二世皇帝。

二世做了皇帝，趙高自然得意了。他便教二世，先用嚴刑峻法，對付大臣；又把自己的兄弟姊妹，都殘殺了。他又騙二世道：『做皇帝的，總得叫人害怕；你如今年紀輕，在外面和大臣一塊兒辦事，總不免

有弄錯的地方，就要給人家瞧不起了；人家瞧你不起，就要想法子來欺你了；不如別出去，咱倆在宮裏辦罷。」二世果然聽了他，躲在宮裏不出來，連李斯也不得見面了，他就此想個主意，謀害了李斯。這時候：用刑比始皇更嚴；葬始皇於驪山，已經是窮極奢侈；而且還要造阿房宮；真是「民不堪命」；天下的人，自然要「羣起而攻之」了。

前二二〇年，就是二世的元年，七月裏，有兩個戍卒，一個喚做陳勝，一個喚做吳廣，都是楚國人；前去戍守漁陽；如今河北的盧龍縣走到蘄縣，如今安徽的宿縣天下起雨來，走不通了；料想趕到了，也是誤了限期，一定要處斬的；就激怒衆人，造起反來了，不多時，

陳勝便自立爲楚王。

分遣諸將，四出號召。就有

魏人張耳，陳餘，立趙國的子孫，喚做歇的，做了趙王；

魏人周市，立魏國的公子咎，做了魏王；

燕人韓廣，自立做燕王；

齊國的王族田儼，自立做齊王；

南方呢，也有

沛人劉邦，據了沛，如今江蘇的沛縣，自立做沛公。楚國的縣令稱公

楚將項燕的兒子，名字喚做梁；和他哥哥的兒子，名字喚做籍，表字喚做羽的；起兵於吳；如今江蘇的吳縣，秦朝的會稽郡治。項梁便自稱會稽守。

二世起初，受了趙高的蒙蔽，以為這許多人，是『無能為』的；誰知到明年正月裏，陳勝的先鋒周文，已經打到戲了。如今陝西的臨潼縣二世纔大驚；這許多驪山的工人，本是犯了罪的，忙赦了他，叫一個人，喚做章邯的，帶着去，抵禦周文。這時候，秦朝政事雖亂；兵力還強。這些新起烏合之衆，如何敵得政府的兵。居然把周文打死了。他就乘勝去攻陳勝，陳勝也死在下城父。如今安徽的蒙城縣吳廣先已因攻滎陽，如今河南的滎澤縣不下，給手下的人殺了；章邯便去攻魏。

這時候，項梁的兵，已經渡過江來了。有一個居鄆人，如今安徽的巢縣喚做范增，前去勸他，立楚國之後。項梁聽了他，便去找尋楚懷王的子孫；果然找到了一個名字喚做心的。他便把他

立在盱眙，如今安徽的盱眙縣仍舊喚做楚懷王。戰國時候，楚國有一個懷王，和齊國很要好的。秦國要想騙他，就叫張儀去對他說：你只要和齊國絕了交，我便送你商於的地方六百里。

見第一編第三章第五節。懷王信了他，果然和齊國絕了交；誰知秦國把前言賴掉了。懷王大怒，發兵攻秦，大敗，只得割地講和。後來秦又騙他去面會，當面逼勒他割地，懷王不肯，秦人便把他捉了去；後來懷王就死在

秦國；楚國人很可憐他的。所以這時候，要立他的後人，而且還要稱他做楚懷王。

又有韓人張良，他的祖父，都做韓國的宰相。韓國滅亡了，他就盡散家財，尋覓死士，要想替韓國報讎。有一次，秦始皇出遊，走到博浪沙中，在如今河南的陽武縣。張良叫一個力士，伏在沙裏，用大鐵椎狙擊他，惜乎誤中「副車」。秦始皇吃這一嚇，叫天下大捉兇手十日，畢竟沒有捉得到。到這時候，張良去見項梁，勸他立韓國之後；項梁聽了他，就

立韓公子成爲韓王。

於是六國之後，都立起來了。然而這時候，秦兵攻魏，正在危急。齊王田儋，發兵來救，誰知道打了一仗，又敗死了。項梁引兵而北，連勝兩仗，未免心驕意滿，又被章邯乘其不備，夤夜劫營，殺得大敗虧輸，項梁也死了。章邯便到北面去，把趙王圍在鉅鹿。如今河北的平鄉縣諸侯的形勢，真是危險萬狀了。

正當危險的時候，卻有一枝救兵來了；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中國絕世的英雄項羽。這時候，項梁已經死了，楚國一方面，總得想個應敵之策。就有人主張，分兵兩枝：一枝去攻秦；一枝去救趙。然而秦國兵勢正強，許多將官，沒有一個肯向前的；只有沛公和項羽不怕，大家商量定了，楚懷王便派：

沛公西入關；

宋義爲上將；項羽爲次將；范增爲末將；北救趙；

誰知宋義見了秦兵，也是懼怕的，到了安陽，

如今山東的荷澤縣

一共駐紮了四十六天，不肯進兵。反叫他的兒

子，到齊國去做宰相，

田儻死後，他的兄弟田榮，立了他的兒子田市。

自己去送他，於路置酒高會。項羽見不是事，便把他殺了。這

才發兵渡河，和秦軍大戰。這一戰，真是秦軍和諸侯軍的生死關頭。史記敘述他的戰事道：

……項羽乃悉引兵渡河，皆沈船，破釜，燒廬舍，持三日糧，以示士卒必死，無一還心。……與秦

軍遇，九戰，絕其甬道，大破之。……

當是時，楚兵冠諸侯；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，莫敢縱兵，及

楚擊秦，諸將皆從壁上觀。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，楚兵呼聲動天；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；於是已

破秦軍，項羽召見諸侯將，諸侯將入轅門，無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視；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，

諸侯兵皆屬焉。

章邯雖敗，還能收拾殘兵，和項羽相持。不想派了一個長史司馬欣，到關中去求救；趙高竟不見他；

司馬欣急了，跑回來，勸章邯投降項羽；章邯尋思沒法，只得聽了他；秦人在關東的兵力，就此消滅了。

沛公這一支兵，本來想從洛陽入關的；誰知和秦戰不利，便改變方針，南攻南陽；南陽破了，就從武

關進去。

武關，在今陝西商縣的東邊。

趙高一晌蒙蔽着二世，說山東盜是『無能爲的。』這時候，二世不免怪著他，趙

高一想不好，不如先下手爲強；便把二世弑了，立了他哥哥的兒子公子嬰；去掉帝號，仍稱秦王，要想保有關中。子嬰又想個法子，把趙高騙去，刺殺了，夷其三族。子嬰做了四十六天的秦王，沛公的兵，已經到了灞上了。在如今陝西省城的東邊子嬰無法抵禦，只得投降；秦朝就此滅亡。這是前二一一七年的事。

秦朝亡得這樣快，全是由於內亂，所以沛公兵來，無暇抵禦；在山東的一枝兵，也心變，投降人家了。秦朝是「統一專制君主」政體初成立的時代；就把什麼「宰相謀逆」「奄宦弄權」「殺長立幼」「誅鋤骨肉」「朦蔽」「弑逆」種種事情，都弄全了；這也可見得「君主政體」的流弊。欲知其詳，請把史記的秦始皇本紀李斯列傳再仔細讀一遍。

第二節 項羽的分封和楚漢的興亡

秦朝既經滅亡，封建政體的反動力，就要大張其旗了。原來當時的人，習慣於封建；普通人的心裏，差不多以爲列國分立，是當然的；秦國的統一，不過是個變局；秦始皇李斯等，對於這個問題，卻要算先知先覺之士。暴力一過，總得

回復到原狀的。至於前此業已互相吞併，而漸趨於統一，此等歷史觀念，並非普通人所有。所以陳勝吳廣謀舉事，說『等死，死國可乎。』這國字是指原來的

楚國，就是要想恢復楚國的意思。

范增對項梁，也說：『今君起江東，楚蠶起之將，皆爭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將，爲能復立楚之後也。』可以見得當時一般人的心理。既有這種心理，滅秦之後，自然沒有一個人獨占了的道理，